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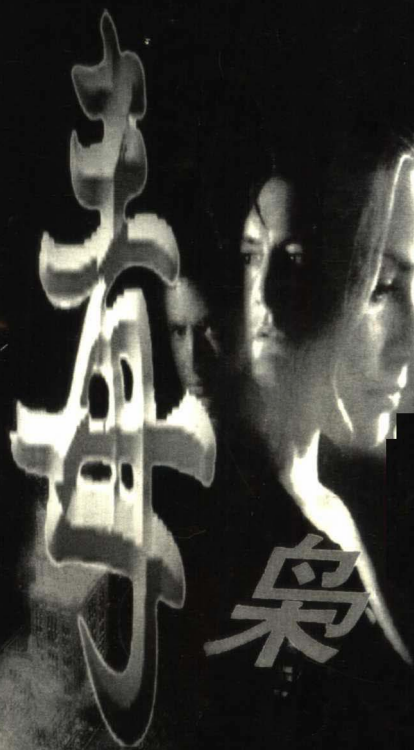
白天

人生陷阱



白天 著

人生陷阱



白天 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毒泉/白天著. —北京: 团结出版社: 大众文艺出版社,
2001.3

(白天作品集. 人生陷阱系列)

ISBN 7-80130-473-X

I. 毒… II. 白… III. 纪实文学-中国-当代 IV. 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0) 第 88195 号

版权合同号图字: 01-1999-3264

出版: 团结出版社

(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)

[电话 (010) 6513.3603 (发行部) 6524.4792 (编辑部)]

http: //www. tuanjiemps. com

E-mail: unitypub@263.net.

经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: 北京兆成印刷厂

开本: 850×1168 毫米

印张: 10.875

字数: 259 千字

印数: 5000

版次: 2001 年 3 月第一版

印次: 2001 年 3 月 (北京) 第一次印刷

书号: ISBN 7-80130-473-X/I·24

定价: 19.60 元 (平)

(如有印装差错, 请与本社联系)

1 失落的名画

马尼拉的王彬街，原来叫少克里西亚，到 1915 年，始改易为现在的街名，用以纪念一位华侨土生子——罗曼王彬的。

罗曼的祖父王彬先生是闽南人，于 19 世纪初来菲律宾定居，在马尼拉市后街经营蜡烛厂，与当地菲女结婚，生了西门王彬。

西门娶的是侨生女，生了五个子女，罗曼王彬便是他的第二个儿子。

罗曼之所以能得到这种殊荣，为旅居菲岛将近 14 万华侨争光，是在菲人对西班牙和美国两次革命战争中，他的表现极为热烈，曾全力以经济支助，因而一度被囚入狱。

1912 年，罗曼逝世，马尼拉市政府为纪念他对菲律宾革命运动的贡献，便把华侨聚居的沙克里西街，改名为王彬街了。

罗曼有子女 19 人，死后遗产甚丰，他那现年已 70 余岁的儿子，更以收藏古董名画享誉菲岛社会。

这位亚尔方索王彬老先生，生平没有其他嗜好，晚年便以把玩古董，欣赏名画为娱。

他住在民伦洛区的中心，是一幢华丽的大花园洋房，不过式样已较古老，仍然保持着 19 世纪盛行的西班牙式建筑风格。

这天的黄昏，他的孙儿乔治，和孙女露易丝从外面回来，携回了一幅巨大裸女油画，兴奋地争着向祖父说：

“爷爷，您看这是现代艺术大师毕加索的手笔呢！”

露易丝争着说：“是我发现的！”

亚尔方素老先生不禁捋着花白的长须，慈祥地笑着说：

“你们两个小东西都别争，让我先看看是不是赝品，再告诉我我是从哪里弄来的。”

他们立即争着打开画框外面包着的牛皮纸，七手八脚地，取出了那幅裸女油画，竖放在沙发上。

亚尔方素老先生的鉴赏力相当高，而且非常认真，他退后了两步，移正鼻梁上架着的老花眼镜，左看右看，又再走近了端详一阵，最后终于微微摇头说：

“这幅画的格调和作风，以及喜欢用强烈的色彩手法，确实很像毕加索的画。可是，据我知道，这位艺术大师在早期的作品中，是有过不少珍贵的人体油画。但在晚年以后他就放弃了，一心一意致力于印象派的画，而这幅画的油彩却很新，所以我判断它是一幅赝品，不过能够模仿到他的手法，这个人倒是相当有才华的！”

露易丝颇失望，祖父的否定，无异是当头浇了一盆冷水，使她刚才的兴奋，顿时一扫而空，不禁沮然说：

“爷爷，你看画上不是有他的签名吗？”

亚尔方素老先生哈哈一笑说：

“画都能模仿得惟妙惟肖，签名就更容易啦！”

乔治叹了口气说：

“唉！我们还以为捡到了宝贝，结果空欢喜一场！”

露易丝只好自我安慰说：

“不管它是真品赝品，反正这幅画确实画的不错，爷爷对它没有兴趣的话，我可以把它挂在卧房里……”

乔治立即反对说：

“你是个女孩子，房里挂这种画算什么，还是挂在我房里

吧！”说着就要拿走沙发上的那幅油画。

露易丝急加阻止说：

“不行！这幅画是我先发现的！”

亚尔方素老先生看他们兄妹在争夺油画，即说：

“你们都别争，先告诉爷爷，这幅画是怎么弄来的，然后由我来处置，如果是捡到的，那么你们谁也不能据为己有，应该设法归还失主才是。”

乔治只得放下油画，赌气说：

“既然是你先发现的，你告诉爷爷吧！”

露易丝无可奈何，只好说出了他们发现这幅油画的经过。

原来刚才放学以后，他们兄妹两个骑着摩托车，经过码头附近的一条小巷，发现巷内正有几个顽童，围着那幅油画又叫又笑，有的在比手划脚，有更模仿画中裸女姿式，作出令人发噁的丑态。

他们一时好奇，便停车过去一看究竟。

乔治家学渊博，自幼深受祖父的熏陶，也对古董名画知道些皮毛，一眼看出顽童围观的那幅巨大油画，并非出自普通画家的手笔。挤进去一看，油画的右下方，赫然竟是毕加索的签名！

艺术大师的画，虽非价值连城，毕竟有它的艺术价值，被收藏家视为不可多得的珍品。居然让一群顽童任意放在地上当玩物，岂不是暴殄天物？

乔治正觉诧异，露易丝已在严词追问那几个顽童：

“你们从哪里弄来的？”

顽童们坚不吐实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他，谁也不敢承认，有两个胆小的，早已悄然溜之大吉。

露易丝即向乔治轻声说：

“我们如果把这幅画带回去送给爷爷，他老人家一定会非常

高兴!”

乔治点了点头，没有表示意见。

露易丝忽然从身上掏出一百“比索”，跟那几个顽童打起交道来：

“我用一百‘比索’，跟你们换这幅画好不好？”

在顽童们的心目中，即使是艺术大师的真品，也不及一百“比索”更有诱惑力。不消说，他们是立即欣然成交了。

他们兴奋地带着油画回家，谁知经祖父一鉴定，竟是出于仿制的赝品，怎不令人大失所望！

亚尔方索老先生听她说完，不由捋须而笑说：

“你们虽然是花了一百‘比索’买来的，但这幅画的来路还是不明的，不能视为正当的交易。乔治，你现在就去报馆，登个招领启事，好让失主来这里认领。”

“爷爷……”露易丝显得很不愿。

亚尔方索老先生笑笑说：

“露易丝，回头爷爷还你一百‘比索’就是了，哈哈……”

露易丝赌气地把嘴一噘，掉头就走了开去。

忽然，电话铃响了。

乔治过去接听，随即唤住了正要上楼的露易丝：

“爱伦给你的电话！”

露易丝立刻又变得高兴了，因为袁爱伦是她最好的同学，而袁爱伦的表哥林亚东又是她的爱人，袁爱伦来的电话，自然是一副兴奋剂，顿使她精神一振，怒气全消。

“喂！爱伦吗？”她忙从乔治手上接过了电话。

出乎意料之外的，是爱伦的声音非常沉重，她几乎在颤抖着说：

“露易丝，我刚才得到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息，你可能还

不知道吧？施南茵死在了香港！”

“什么？”露易丝惊问：“你说常跟我们在一起玩的施南茵，死在香港了？”

袁爱伦沉痛地说：

“是的，我是在十分钟以前才知道的，立刻就打电话告诉你这个不幸的消息。”

露易丝急问：

“你这消息是从哪里得来的？可靠吗？”

袁爱伦说：

“刚才放学以后，我就直接到医院去看我母亲，情形很好，医生说再住几天就可以出院了。我正走出病房，忽然遇见一个很帅的男士陪着她到医院来……”

露易丝诧然问：

“你不是说她死在香港了，怎么……”

“你听我说呀。”袁爱伦说：“她长得简直跟施南茵一模一样，如果是你看见她，也一定会以为她是施南茵的！”

露易丝插嘴说：

“我记起来了，有一次施南茵提起过她有个孪生的姐姐，不过她并没有告诉我们，她的姐姐跟她很像……”

“岂止是像，完全是一模一样！”袁爱伦说：“当时我以为她就是施南茵，看她经过我面前，连招呼都不打一下，我还很生气，追上去质问她，是不是有了个长得帅的男朋友，就故意装作不认识我了。谁知她怔怔地看了我半天，竟说不认识我，要是你，你气不气？”

露易丝说：

“她姐姐从来没见过我们，当然不会认识你呀！”

“说的就是呀！”袁爱伦继续说着当时的情形：“我先以为她

是存心给我难堪，后来那位很帅的男士，在她耳边轻声说了两句，她才问我是不是认识施南茵，我当然说认识啦。并且说明施南茵过去是我的同学，又是常在一起玩的好朋友，她听了忽然眼圈一红，泪汪汪地告诉我，她是施南茵的孪生姐姐，她妹妹几天以前死在香港了。”

露易丝的心一沉，凄然就：

“这真是个不幸的消息！她说了施南茵是怎么突然死的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袁爱伦说：“我要了她的地址，特地打电话给你，想问问你有没有空，我们一起去看看她，再问问施南茵突然死的原因，你现在有时间吗？”

露易丝毫不迟疑地说：

“好！你在家等我，我马上就来！”

放下电话，她仿佛忽然受到深重的刺激，站在梯口旁呆呆地出了神。

乔治已听到了大致的情形，不由诧然惊问：

“施南茵死在香港了？”

露易丝黯然伤神地点头说：

“爱伦约我去慰问她的姐姐，你去不去？”

乔治想了想说：

“我当然也应该去的，不过爷爷要我去报馆……”

亚尔方索老先生走过来说：

“你们去吧，报馆登启事，让我来打个电话好了。”

露易丝和乔治大喜，立即奔出客厅，跨上了他们上学代步的摩托车，风驰电掣地赶到袁爱伦的家里去。

袁爱伦住在仙达古律斯广场，家里是开餐馆的，招牌叫“莎迈通大餐厅”，楼下营业做生意，住家在楼上。

露易丝和乔治赶到，她早已整装待发，于是，由乔治载她坐

在车后，按照地址，来到民伦洛天主教堂旁边的洲仔岸街，找到了那个“华侨公寓”。

二楼 212 号，是两个相连的套房，开门的是个中年健壮的女仆。

袁爱伦说明了来意，女仆却以拒人千里之外的嘴脸说：

“施小姐还没回来！”

说完，“砰”地一声，就把门关上了。

吃了这个闭门羹，气得他们掉头就走。袁爱伦走下楼来，嘴里还在嘀咕着：

“真没见过这么不懂礼貌的佣人，我们好心好意地来慰问她主人，又不是……”

乔治忿声说：

“算了吧，人家不领这份情，我们又何必自找没趣！”

正说之间，他们已走出了公寓门口，忽见一辆“的士”驶来，停了车。

下车的一对年轻男女，男的西装革履，英俊潇洒，显得风度翩翩，英姿焕发。

女的略嫌憔悴，露易丝乍见之下，真以为她就是施南茜！

袁爱伦立即上前招呼：

“施小姐，我特地带了南茜的两位朋友，来看看你……”

由那英俊男士陪着的，正是甫自香港回来的施南茜，妹妹不幸惨遭毒手，使她伤心欲绝，刺激过深，以致在返菲的途中就尤伤过度而病倒了。

叶克强只好亲自护送她返菲，今天陪她去医院就诊，无意中遇上了袁爱伦，当时施南茜并没有替他们介绍。

“真对不起。”施南茜歉然说：“我在医院里出来，顺便上街买了点东西，累你们久等了吧？”

袁爱伦刚才的气犹未消，勉强笑笑说：

“施小姐的佣人不让我们进去，所以我们正准备离去了。”

施南茜眉头一皱，微愠说：

“赵妈怎么可以这样不懂规矩，我不在家，也应该招呼客人进去坐呀！袁小姐，请别见怪，回头我一定得好好说她一顿不可！……这两位是？……”

袁爱伦便替他们双方介绍了，施南茜也介绍了叶克强，然后坚邀他们一起登楼。

赵妈看这三个被拒于门外的客人，竟又跟施南茜一起回来，神情颇为尴尬，忙自动向主人引咎自责说：

“小姐，刚才我不知道这三位……”

施南茜挥挥手说：

“这次算了，以后你得懂点礼貌！”

“是！小姐。”赵妈如获大赦，躬身退了下去。

宾主坐定，露易丝立即表示哀悼之意。

“施小姐。”她神色哀伤地说：“南茜跟我们曾经是同班同学，后来她虽然离开了学校，我们仍然时常见面，在一起玩，没想到她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她已泣不成声了。

袁爱伦也泪汪汪地说：

“我们特地来看施小姐，一方面是向你致慰问之意，一方面也想知道南茜的死因，施小姐可以告诉我们吗？”

施南茜的死因，连香港警方都为了某种原故，封锁了新闻，使那天晚上在场目击的观众，也仅仅知道那叫金蝴蝶的舞娘身受重伤，并不知道她在几秒钟之内，就已毒发身死。

当然，她用的是化名，这条消息就是不胫而走，除了少数几个人之外，谁也不知道她就是施南茜。

施南茜不便说明真相，只好讹称妹妹是死于急病，就医太迟，以致救治不及，不幸死在了医院里。

露易丝他们信以为真，均不禁凄然泪下，劝慰了施南茜一番之后，便告辞而去。

等他们走了之后，叶克强也起身告辞说：

“南茜，你不要太伤心了，好好休息吧，我要回旅馆去准备一下了。”

施南茜黯然说：

“你真明天就走，不能多待几天吗？”

叶克强无可奈何地说：

“我必须去美国一趟，亲自把这次的任务作个交代。由于这次在最后关头，我没能及时阻止，以致使令妹遭此不幸，我已经心灰意冷，在短时期内，我决定不再接受任何任务了。等那边办完交代，我会来菲律宾住些时候的。我看你也该暂时放下工作，好好保重自己的身体……”

施南茜却恨声说：

“我决定要尽全力，跟他们周旋到底不可，在我有生之日，一定要为妹妹报仇！”

叶克强了解她的心情，劝慰说：

“毕洛甫已经被香港当局逮捕，他神通再大，也不可能逃脱谋杀罪名的。”

施南茜咬牙切齿地说：

“他杀了罗云卿，又再杀我妹妹，就是让他坐上电椅，也还是便宜了他！”

叶克强摇摇头说：

“你放心，便宜不了他的，现在他落了网，警方极力想从他的身上，获得段五爷贩毒的罪证，而段五爷为了本身的利害，又

怎能留他这个活口？同时国际犯罪集团也会怕他泄漏机密，在几方面的夹攻之下，光是精神上的负担，已经够他受的了！”

施南茜沉痛地说：

“我不能亲手杀他，总是毕生的一大憾事！”

叶克强何尝没有同感，只是他不能把这种情绪流露出来，以免加重施南茜的激动，等于是火上加油，刺激她走向极端的路上。

于是，他劝慰了施南茜一番之后，便怅然告辞而去。

离开“华侨公寓”，他雇车直接回到了下榻的“东京大饭店”。

天下的事就有这么巧，“东京大饭店”的街对面，就是“沙迈通大餐厅”！

袁爱伦刚回家不久，正在二楼凭窗眺望街景，忽见对面从“的士”里出来的，正是刚才经施南茜介绍过的那位“帅哥”。

她眼看着叶克强走进“东京大饭店”，心里霍地一动，情不自禁地离开了窗口，匆匆下楼急步走过了对街。

向服务台查询到叶克强的房间，她居然登门拜访了。

叶克强刚进房，门上就“笃笃”地响了两下。

“请进！”

袁爱伦推门而入，顿使叶克强一怔，对于这位不速之客，使他暗觉十分诧异。

但他只好很礼貌地招呼：

“哦，是袁小姐，请坐。”

袁爱伦也自觉太唐突，窘然说：

“我就住在街对面，刚才看见你下车，所以……叶先生不会嫌我打扰了吧？”

“哪里。”叶克强言不由衷地说：“我不知道袁小姐是我的芳

邻，不然我早就请袁小姐过来谈谈了。”

袁爱伦嫣然一笑说：

“早我们也不认识呀！”

叶克强风趣地说：

“相逢何必曾相识呢？”

袁爱伦的脸上顿时一红，忙正襟危坐说：

“叶先生，刚才施小姐说话吞吞吐吐的，好像有什么难言之隐，不愿意让我们知道似的，后来我们几个人在路上，愈想愈觉得奇怪，南茵的身体一向很好，怎会突然病死在香港？施小姐只说是患的急病，究竟是得的什么急病会来不及救治呢？”

叶强不便说明真相，只好顾左右而言他，故意把话岔开，反问她：

“袁小姐时常跟施南茵在一起玩？”

袁爱伦点点头，忽然正色说：

“我有个直觉，南茵一定不是病死的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叶克强为之一怔。

袁爱伦的眼光一闪，遂问：

“叶先生知道她有个男朋友，叫毕洛甫的吗？”

叶克强急问：

“袁小姐也认识他？”

袁爱伦又点了点头说：

“我们是在一个派对上，同时认识那姓毕的，后来南茵就跟他打得火热，还一起去香港玩过。”

“哦……”叶克强诧异说：“袁小姐为什么忽然提起这个人的？”

袁爱伦郑重其事地说：

“我记得有一次，南茵悄悄地告诉我，说姓毕的这个人很坏，

恐怕对她有生命的威胁。当时我还以为她是开玩笑，没想到这次她跟姓毕的去香港，竟当真回不来了……”

叶克强沉思了一下说：

“袁小姐能不能告诉我，那次的派对，是在什么地方举行，主人是谁吗？”

袁爱伦想了想说：

“那是在一位杜小姐的家里举行的，其实她根本不是什么小姐，是人家的一个小老婆！”

叶克强“哦”了一声，遂问：

“杜小姐的丈夫是什么人？”

“大概是姓段。袁爱伦说：“听说是香港首屈一指的大富翁，在东南亚一带，各处都有他的小公馆！”

叶克强的心里霍然一动，诧然急问：

“是不是叫做段五爷的？”

“对啦！”袁爱伦兴奋地说：“我记得那姓毕的，在杜小姐面前，不时提到什么五爷的，一定就是你说的段五爷了！”

叶克强禁不住一阵狂喜，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，想不到跟袁爱伦的谈话中，无意间获得了那大毒枭在菲律宾的落脚地点。

“袁小姐见过段五爷吗？”他抱着极大的希望问。

袁爱伦摇摇头说：

“没有，那晚上的派对是姓毕的代表男主人，杜小姐家里每个周末都举行派对，我们去玩好几次，从来就没有见过真正的男主人。”

叶克强不由地抬起手腕来，见表面上的星历小方框里是个“5”字，今天正是星期五，明天就是周末了。

他原是预定明天下午搭机赴美国述职的，现在突然获得了这

条意外的线索，虽然他并未受雇追查那大毒梟的罪证，但为了施南茵这死，他又怎能放弃报复的大好机会？

犹豫之下，他终于毅然作了个决定，表面上却不动声色地说：

“袁小姐，我很想参加一次杜小姐的周末派对，你有没有办法？”

袁爱伦顿时喜形于色说：

“当然可以，只要叶先生有兴趣，我们明天晚上一起去好了！”

叶克强大喜，当即与袁爱伦约定明晚七点钟见面，由她在自己家里开的餐馆，免费招待一顿晚餐，然后同赴杜小姐的周末派对。

于是，她欣然告辞了。

2 夺画风波

第二天的早报上，刊载着一则招领失物的启事，内容是：“本人于昨日途经码头附近，拾获巨型油画一幅，倘有遗失者，希于三日内亲至民伦洛区，王彬街七号洽领，逾期当送交警署处理。”

一大清早，王彬公馆的电话铃声就响了起来。

管家的阿迈接听之下，听说对方是洽领失物的，便去告诉正在花园里练哑铃的乔治：

“少爷，有人打电话来，说是看到报上的启事了，要接洽领回那幅油画。”

乔治立即放下哑铃，走进客厅，抓起了电话说：

“喂！那幅油画是你遗失的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对方操着浓重的菲律宾南方土音：“我希望能立刻领回。”

乔治很仔细地问：

“你能说出遗失的油画，画的是什么，什么人画的，以及它的形式吗？”

对方毫不迟疑地回答：

“那是六尺宽，四尺高的金色画框，画的是一个裸身侧卧的女郎，右下方的签名是毕加索，不过它是一幅赝品，值不了多少钱，但它是十位朋友的遗作，很有纪念价值我愿意以一万‘比